

佛门点元【全本】

主要角色

兰英：贴旦
 连殿元：小生
 文嘉祥：末
 李定邦：老生
 李夫人：旦
 连氏：老旦
 班却：净
 班能：丑
 文夫人：彩旦
 周员外：外
 周安人：老旦
 周小姐：旦
 二差官：副净
 地保：丑
 下书人：丑
 掌柜：丑

情节

剧本中事实，谓羌夷造反。潼关总兵李定邦，战败失守，携带家眷，逃入四川。其妻马氏，怀孕在身。中途产生一女，兵窜之余，何能顾惜，遂弃之而走。报恩寺住持普明，由峨眉山回来。闻道旁呱呱之声，注视之，则一初生之小孩。普明大发慈悲，拾归寺中。亲买糕饼喂哺，保抱提携，劬劳周至。而此孩居然日渐长大，生存于世间。但识普明为父，不知其他。普明后于寺门外，见一小童，昏晕在地。唤醒问之，姓名为连殿元，襁褓丧父，家极贫寒，随母往亲戚处借贷，途次遇虎，被衔至此。普明依旧收留，作为螟蛉子，延师教读。于是和尚竟有儿女矣。儿则仍其姓名，女则取名兰英。然此一儿一女，虽同居一寺，内外间隔，从未谋面，是亦普明杜渐防微之意。一日，连殿元功课余闲，往后园散步，倏一及笄之女郎，印入眼帘，不胜惊讶。诘所从来，方知是兄妹行。一见倾心，遂循才子佳人私定终身之惯例，交换饰物，聊代赤绳之类。连殿元质本聪慧，年十八举于乡，辞父进京，应礼部试。道山华阳，为逆旅主人班却所劫，必欲置之死地。其叔班能，暗中放走。班却追寻数十里，毫无踪迹。凶焰未熄，转至周员外家行窃，逼奸其女，喊叫不从。抽刀杀之，故意遗落僧帽一顶。周员外控诉于县署，无从踪迹。巡按文嘉祥，得此详报，即在僧帽上着想，易服潜行，至报恩寺。借游寺为名，留心和尚之举动。遍历前后房屋，兰英在晒台上，为所瞥见。回衙后，随饬差役，提取普明并兰英番讯，两人供称父女，矢口不移。乃命分别监押，再行研究。其时李定邦，调任四川。同僚眷属，互相往还。马氏赴文夫人之召，在巡按衙门筵宴。谈及此事，以为寺院中容留少艾，实堪诧异，传兰英入上房，见是好女子，深为怜惜。兰英左手系留六，顿触马氏之目，问及生年月日，始知为亲生之女，即逃难时所弃者。兰英又细陈衷曲，业经许字于连殿元。而马氏身旁之老姬，已闻言大哭。谓连殿元即是遗失之子，当众声明自己历史。于是兰英认母认姑，马氏与老姬亦认亲戚。文夫人转告文嘉祥，同深庆幸，叹为巧合奇遇。忽传新科状元拜会巡按，盖连殿元已及第荣归。因义父无端受屈，特来面质文嘉祥，并述进京时遇险情形。文嘉祥立传命令，擒班却严讯，而结僧帽之案，雪普明之冤。所谓善恶分明，报施不爽也。

注释

是剧颇有因果关系，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恶意。于世道大有裨益。

根据《戏考》第二十四册整理

【第一场】

（李定邦上。）

李定邦（引子） 一片丹心，镇潼关，扶保朝廷。
 （念） 奉王旨意出朝门，上报君恩下杀民。统领雄兵潼关镇，竭力皇家答圣明。
 （白） 本镇，李定邦。坐镇潼关一带等处。

（院子暗上。）

李定邦（白） 自到任以来，地方倒也安静。只因我年将半百，子女俱无，甚为忧虑。家院！

院子（白） 有。

李定邦（白） 后堂传话：请夫人出堂。

院子（白） 后堂传话：夫人出堂。

（丫鬟引李夫人同上。）

李夫人 (念) 夫受皇家眷，妻沾雨露恩。
 李定邦 (白) 夫人来了，请坐。
 李夫人 (白) 老爷请坐。将妾身唤出，有何话讲？
 李定邦 (白) 只因你我夫妻，年将半百，膝下无子女，因此烦闷。特请夫人出堂，闲谈散闷。
 李夫人 (白) 老爷，你怎么还不知道么？妾身怀孕，已将十月。不久就要分娩。倘若生下一男，接续李门的香烟，岂不美哉？老爷你何必愁烦呐！
 李定邦 (白) 好。但愿夫人，生得一男。我李门也就有后了。
 家院，后堂排宴。与夫人痛饮。
 (中军上。)
 中军 (白) 启老爷：大事不好了！
 李定邦 (白) 何事惊慌？
 中军 (白) 今有西羌，牛毛造反。逢州抢州，逢县抢县。不久就要来到潼关了！
 李定邦 (白) 胆大牛毛，竟敢兴兵前来。真真令人可恼！
 李夫人 (白) 既然牛毛造反，老爷就该兴兵抵挡才是。
 李定邦 (白) 中军听令：传话出去，命满营大小三军，全身披挂，校场伺候。正是：
 (念) 校场点动人和马，
 李夫人 (念) 阵前定把反贼平！
 (李定邦、李夫人同下。)
 中军 (白) 下面听着：大小三军，全身披挂，校场听点！
 (中军下。)

【第二场】

(四龙套、四番兵、四番将、牛毛同上。风入松牌。)
 牛毛 (白) 俺，牛毛。今日带领领国人马，夺取中原天下。逢州抢州，逢县抢县。前面已是潼关地面。
 巴图儿，杀！
 (吹牌子。众人同下。)

【第三场】

(急急风牌。四文堂、四下手、二将、中军、李定邦同上。)
 李定邦 (念) 营门大炮响，兴兵摆战场。
 (白) 本镇，李定邦。今有牛毛造反，扰乱中原，岂肯让他猖獗。
 众将官，杀上前去！
 (四文堂、四下手、二将、中军、李定邦同出城。四龙套、四番兵、四番将、牛毛同上，同对阵。)
 李定邦 (白) 胆大牛毛！我朝不曾亏负尔等，竟敢兴兵前来，是何理也？
 牛毛 (白) 某家到此，还不马前归顺。少若迟延，管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李定邦 (白) 满口胡言，放马过来。
 (四文堂、四下手、二将、中军、四龙套、四番兵、四番将同钻烟筒，同起打。李定邦、牛毛双下。四文堂、四下手、二将、四龙套、四番兵、四番将同起打，二将同上，同被杀死下。李定邦上，败下。四龙套、四番兵、四番将同跑圆场，牛毛耍枪花，下。)

【第四场】

(四文堂、四下手、中军同上，李定邦随上。)
 李定邦 (白) 牛毛杀法厉害。
 收兵！
 (四文堂、四下手、中军、李定邦同入城。闭城门。四龙套、四番兵、四番将同追上，牛毛随上。)
 牛毛 (白) 巴图鲁，将城池团团围住！
 (众人同下。)

【第五场】

(丫鬟、李夫人同上。)
 李夫人 (念) 老爷去出征，未见转回城。
 (四文堂、四下手、中军、李定邦同上。李定邦坐椅。)
 李夫人 (白) 老爷醒来！
 李定邦 (西皮导板) 在阵前杀得我神魂飘荡，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只觉得身少力眼目无光。
 李夫人 (白) 老爷怎么样了?
 李定邦 (白) 夫人有所不知: 那牛毛杀法十分骁勇, 连斩我二将, 某被他杀得大败而回。某欲今晚, 三更时分, 悄悄开城, 前去劫他的营盘, 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李夫人 (白) 此计甚好, 老爷后堂歇息。
 李定邦 (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六场】

(四龙套、四番兵、四番将、牛毛同上。)
 牛毛 (白) 巴图儿, 今晚须要饱餐战饭, 以防那厮前来偷营。
 (李定邦引四文堂、四下手、中军同上, 同起打。李定邦败下。)

【第七场】

(丫鬟引李夫人同上。)
 李夫人 (西皮摇板) 忽听得号炮连声震,
 老爷领兵去劫营。
 将身且上高坡定,
 (李夫人上桌。)
 李夫人 (西皮摇板) 且看贼兵怎样行?
 (李定邦上, 牛毛追上, 打李定邦下, 牛毛追下。)
 李夫人 (西皮摇板) 一见老爷败了阵,
 不由奴家胆战惊。
 叫丫鬟与我把路引,
 (李夫人下桌。)
 李夫人 (西皮摇板) 怕的是潼关难保存。
 (李定邦上。)
 李定邦 (白) 哎呀夫人呐! 某去劫贼的营盘, 不料牛毛, 已作准备。看将起来, 这城池有些难保。
 李夫人 (白) 事到如今, 妾身到有一计。
 李定邦 (白) 有何妙计?
 李夫人 (白) 妾身有一兄长, 镇守四川, 你我夫妻, 去到那里, 搬兵求救。你看如何?
 李定邦 (白) 此计甚好。待某保定夫人, 杀出城去, 再做道理。夫人快快更换衣巾!
 (吹打。)
 李定邦 (白) 家院带马。
 (李定邦、李夫人同上马, 同转场, 同出城。四番兵、四番将同上, 李定邦、李夫人同冲下。四番兵、四番将同下。)

【第八场】

(李定邦、李夫人同上, 同看。)
 李定邦 (白) 且喜你我夫妻, 杀出重围。夫人快快逃走, 免得贼兵赶来。
 李夫人 (白) 哎呀!
 (西皮摇板) 一霎时只觉得腹内疼痛,
 想必是冤家要降生。
 (童女引送子娘娘同上。李夫人坐地。四番兵双上, 同冲过台, 同下。)
 李夫人 (西皮摇板) 心神不定疼难忍,
 婴儿落地埃尘。
 (白) 老爷, 我给你养下来啦!
 李定邦 (白) 夫人产生了么? 但不知是男是女。
 李夫人 (白) 哎哟, 是个姑娘。她敢是个六指儿。
 李定邦 (白) 夫人呐, 想你我正在这逃难之中, 要这女儿何用? 倒不如弃了干净!
 李夫人 (白) 老爷, 你说哪里话来。想我们妇道人家, 怀胎十月, 受了多少苦楚。虽说是个女孩儿, 她也是你我的骨血。要叫我们把她弃了, 我可是实实舍不得呀!
 (内喊声, 擂鼓。)
 李定邦 (白) 贼兵已到, 夫人快快上马!
 (李定邦扶李夫人上马, 弃婴孩。李定邦、李夫人同下。)

【第九场】

(普明上。)

普明 (梆子流水板) 自幼削了发身入空门，
去到那峨眉山抄取经文。
(白) 贫僧，普明。在成都报恩寺内出家。是我去到峨眉，朝山拜顶，抄写了几卷经文。就此回寺去者。
(唱) 数十年念经文参禅悟道，
左朝山右拜顶去把香烧。
我这里挑经担阳关大道，
(白) 吓！
(唱) 听道旁小儿啼所为哪条？
(白) 这大路旁边，哪里来的小娃啼哭之声？待我前去看来。
哎呀呀，原来是一个初生的婴孩，这是谁家的婴孩，弃在此地？待我看看，是男是女。
原来是一女孩。想我出家之人，要她做甚？由她去吧！

(婴孩啼。)

普明 (白) 哎！想我出家之人，以方便为本，以慈悲为心。今遇着这个小娃，也是有缘。我若不救她，讲她放在此地，岂不活活的饿死？待我将她抱到庙中，买些糕吃。抚养她成人，救她一命，岂不是大大的一番功德？好，就此去也。
(唱) 我这里抱婴儿忙挑经担，
急忙忙不消停转回还。

(普明下。)

【第十场】

(连氏上。)

连氏 (引子) 家道贫寒，母子们，受尽熬煎。
(念) 家无半亩田，终日受饥寒。一口清凉水，还须我自己担。
(白) 老身，连氏。丈夫早亡，只生一子。我母子二人，无以为生。我有一表弟，现在城中居住。不免去至那里，借些银钱，也好度日。
殿元哪里？吾儿快来！

(连殿元上。)

连殿元 (念) 忽听母亲唤，急忙到跟前。
(白) 母亲在上，孩儿拜揖。
连氏 (白) 罢了。
连殿元 (白) 将孩儿唤了出来，有何话讲？
连氏 (白) 想你我母子，饥寒交迫。为娘意欲带你去到城中，寻你的表舅，借些银钱，也好度日。
连殿元 (白) 但不知几时起程？
连氏 (白) 即刻就走。
连殿元 (白) 如此走吓！
连氏 (唱) 都只为家道贫饥难糊口，
终日里受熬煎珠泪交流。
叫我儿随为娘急忙快走，
去到那城中把亲投。

(连氏、连殿元同下。)

【第十一场】

(普明上。)

普明 (唱) 每日里在禅堂经卷诵罢，
还要去买糕饼抚养娇娃。
(白) 看天色不早，尚未与小娃娃吃饭，待我去买些糕饼来。
(掌柜上，坐。)
普明 (白) 掌柜的，我要买糕。
掌柜 (白) 拿去罢。
(普明、掌柜同下。)

【第十二场】

(连氏、连殿元同上。)

连氏 (唱) 急急走来急急行，
又只见老天起了大风。

(虎形上，冲连氏下。虎形背连殿元同下。)

【第十三场】

(虎形背连殿元同上。连殿元卧地，虎形下。普明上。)

普明 (唱) 忽听门外一声响，
急忙开门看端详。
(白) 原来是个小顽童，待我将他唤醒。
顽童醒来！

连殿元 (唱) 一阵风吹得我心中迷闷，
又只见一老僧站立在庙门。

普明 (白) 你何人？因何到此？

连殿元 (白) 我名连殿元。是我与母亲进城投亲，行至荒郊，忽起大风一阵，因此将我刮到此地。

普明 (白) 看这小孩童，生得聪明俊秀，倒不如将他留在庙内。作为螟蛉一义子。
吓，小孩童，老僧欲将你作为我膝下之子，你可愿意呀？

连殿元 (白) 如此，爹爹请上，待孩儿参拜！

普明 (白) 不消拜了。来，随我后堂用斋饭去吧。

(普静、连殿元同下。)

【第十四场】

(班却上。)

班却 (念) 终日杀人放火，最爱美貌娇娥。

(白) 俺，班却。自幼习学拳棒，也结交绿林中几个朋友，是俺随同叔父班能，在这三叉路口，开了一座店房。遇有过往的客人，带得银钱，我便将他害死。若遇着人家，有绝色女子，俺便前去采花、偷盗。正是：

(念) 只管图财害命，哪怕律条王法。

(班却下。)

【第十五场】

(普明上。)

普明 (念) 禅堂课子读书文，一心望他把名成。

(连殿元上。)

连殿元 (念) 男儿当立志，奋迹上青云。

(白) 参见爹爹。

普明 (白) 罢了。我儿文章可曾作好？

连殿元 (白) 已作完了。爹爹请看。

普明 (白) 待吾看来。

这篇文章大有进益。待为父再与你改上几字。吾儿后面歇息去罢。

连殿元 (白) 遵命。

(连殿元下。)

普明 (白) 吾儿文章甚好，明年就要叫他进京赴考的了。

(笑) 呵哈哈哈哈哈。

(普明下。)

【第十六场】

(班能上。)

班能 (念) 独坐招商店，每日甚愁烦。

(白) 老汉，班能。在这三叉路口，开了一座招商客店。吾有一侄儿，名叫班却，吃酒行凶，不安本分，屡屡伤害往来的客人。老夫再三相劝，怎奈他执意不听，看将起来，日后定要遭那恶报。

(唱) 人生在世要良心，

图财害命罪难容。
天理循环有一定，
祸到临头就活不成。

(班能下。)

【第十七场】

(兰英上。)

兰英 (唱)

每日里房中习学针黹，
闲无事到花园玩赏花枝。

(白)

奴家，兰英。今日闲暇无事，不免到花园游玩一回。

(连殿元上。)

连殿元 (唱)

来在花园用目瞰，
那旁站定女娇娃。

兰英 (白)

吓，你是何人？来到我家花园作甚？

连殿元 (白)

吓，分明是我家的花园，你怎么说是你家的？

兰英 (白)

分明是我家爹爹的花园，你怎么竟认做是你家的呀？

连殿元 (白)

这分明是我家爹爹的花园，你怎说我是冒认呐？

兰英 (白)

你家爹爹是谁？

连殿元 (白)

我家爹爹就是方丈普明。

兰英 (白)

我的爹爹，也是普明吓。

连殿元 (白)

如此说来，你我是姊妹了。但不知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年纪了？

兰英 (白)

我名兰英，一十六岁了。

连殿元 (白)

你既一十六岁，我倒居长了。我今年一十八岁了。

兰英 (白)

如此说来，你倒是哥哥了。但你在此，为何不曾见过你来？你叫什么名字？

连殿元 (白)

只因那年，被狂风将我刮到此地，我名连殿元。蒙爹爹将我收留，认做义子。每日在堂前攻书，日不出门。所以与妹子不曾相见。

兰英 (白)

原来他是我爹爹的义子。

连殿元 (白)

愚兄我有一言，不好启齿。

兰英 (白)

有何金言，但讲何妨。

连殿元 (白)

我意欲与你结为姻好，但不知你意如何？

兰英 (白)

此事必须我爹爹作主。

连殿元 (白)

虽然如此，但是你我今日，两下心许。待等我进京，求得功名回来，再与爹爹说明此事，谅无不成之理。现有玉扇坠一枚，以做定礼如何？

兰英 (白)

奴有金钗一支，以为定礼。

连殿元 (白)

你我就在此地一拜。

(唱)

走向前来忙跪定，
但愿早早得功名。

(白)

请！

(兰英、连殿元自两边分下。)

【第十八场】

(普明上。)

普明 (唱)

大比之年开科选，
打发吾儿赴长安。

(连殿元上。)

连殿元 (白)

参见爹爹。

普明 (白)

罢了。今当大比之年，为父已将盘川预备妥当。吾儿进京，求取功名。一路之上，须要小心！

连殿元 (白)

孩儿遵命！

普明 (白)

现将行囊包好，吾儿就此起程。待为父与你带马。

连殿元 (白)

孩儿就此拜别了！

(唱)

辞别爹爹上能行，
但愿此去跳龙门。

(连殿元下。)

普明 (唱)

我儿此番求功名，
但愿得中转回程。

(普明下。)

【第十九场】

(周员外、周安人同上。)

周员外 (念) 家有千石粮。
 周安人 (念) 前仓与后仓。
 (白) 员外请!
 周员外 (白) 安人请坐。想你我二老，膝下无儿，只有一女，尚未婚配。必须寻一门当户对的人家，也好养我二老。
 周安人 (白) 今当大比之年，如有得中的少年，选上一个，与我儿婚配，岂不是好？还须要员外留心打听。
 周员外 (白) 那是自然。正是：
 (念) 养女须要配佳婿，
 周安人 (念) 难得雀屏中选人。
 (周员外、周安人同下。)

【第二十场】

(连殿元上。)

连殿元 (唱) 催马加鞭往前进，
 不觉来到一店门。
 (白) 来此已是店房，不免在此安歇了吧。
 店家哪里？

(班却上。)

班却 (白) 敢么是住店的么？
 连殿元 (白) 正是。可有上房？
 班却 (白) 随我来！
 连殿元 (白) 取灯一盏，唤你再来。

(班却下。)

连殿元 (白) 天已不早，就此安眠了吧！

(班却持刀上，拨门。)

班却 (白) 呸，看刀！

(连殿元跪。)

连殿元 (唱) 听一言吓得我三魂不在，
 叫一声店主人你饶我命来！
 (哭头) 我叫一声，爷爷吓，
 唉唉唉，我的店主人呐！
 班却 (白) 我看你这小小年纪，哭的甚是可怜。赏你一个全尸。来来，这有钢刀一把，麻绳一条，你与我快快寻死，免得老爷下手！

(班却下。)

连殿元 (白) 不、不、不好了！
 (唱) 一见钢刀胆吓坏，
 倒叫我无计可安排。
 罢罢罢，倒不如死了吧！
 一命归阴赴泉台。

(班能上。)

班能 (白) 前面有啼哭之声。想是我那侄儿又在那里害人，待我看来。
 原来是一位小娃娃，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对我说来。
 连殿元 (唱) 家住四川报恩寺，
 连殿元进京求功名。
 (白) 望祈老伯伯救命！
 班能 (白) 原来如此。待我放你逃走。
 连殿元 (白) 如若放我逃命，感恩非浅！
 班能 (白) 休得多言。随我来！
 你出了店门，你往西北而逃。快快将你的鞋子脱下。我与你弃在东南路上。
 叫他追赶不上。
 连殿元 (白) 多谢了！

(连殿元下，上。)

连殿元 (白) 请问老伯伯贵姓高名？日后也好图报。
 班能 (白) 老汉名叫班能，方才害你的那个人，他是我的侄子，叫做班却。实在不是个好人。

连殿元 (白) 记下了。
 (连殿元下。)

班能 (白) 我将这个娃娃放走，倘若我侄儿知道，他岂肯与我干休？现有钢刀在此，我将我的手指割破，就说被那小娃砍破，叫他前去追赶，可也就混过去了。待我将手指割破。

(班能持刀自割。)

班能 (白) 哎呀，不好了！
 (班却上。)

班却 (白) 你为何这等模样？
 班能 (白) 是你非知：方才那一少年，他手执钢刀，要走出店房，是我将他扯住，不料他砍了我一刀，好不痛杀人也！
 班却 (白) 但不知他逃往哪里去了？
 班能 (白) 他往东南去了。你快去赶来。
 班却 (白) 待我去追赶！
 (班却下。)

班能 (笑) 哈哈哈哈哈！
 (白) 他往西北去，我叫他往东南赶，岂不是越走越远。我也要到后房安眠去了。
 (班能下。)

【第二十一场】

(连殿元上。)

连殿元 (唱) 不顾生死往前奔，
 不觉来到一庙门。
 (白) 哎呀，吓死我也！时才多蒙班老丈救了我的性命。是我跑了十数余里，两足疼痛，不免在此歇息一时。待等天明，再做道理。
 (连殿元卧棺木，僵尸上，自棺内出。连殿元跑，僵尸追，同下。)

【第二十二场】

(二鬼役持锁同上，连殿元上，转场，跑下。僵尸追上，二鬼役锁僵尸同下。)

【第二十三场】

(连殿元上。)

连殿元 (白) 且住，只望在庙内安歇片刻，不料棺木之中，又有僵尸作祟。来此乃是一土地祠，不免在此歇息一时。

(土地暗上，坐。连殿元睡。)

土地 (白) 贵人速速醒来！供桌之下，有银百两，以做路费。此番进京，必定得中状元。速速醒来！
 连殿元 (白) 天已明了。适才在梦中，听得土地言道：我有状元之分，桌案之下，有银百两，待我看来。
 果然有银在此，待我向前叩谢。
 神灵相助，倘若我得中魁元，定要重修庙宇！
 (连殿元叩头，拜。土地倒。连殿元急下。)

【第二十四场】

(班却上。)

班却 (白) 追了数十余里，也不知道这个奴才逃往哪里去了？看此地乃是周员外的庄院。他有一女，生得十分美貌。我不免就此前去，采花便了。
 (班却下。)

【第二十五场】

(丫鬟引周小姐同上。)

周小姐 (西皮摇板) 丫鬟带路绣房进，
 又听谯楼鼓三更。
 (白) 丫鬟退下。
 (丫鬟下。周小姐闭门，入帐子睡。班却由桌上跳下，拨门。)

班却 (白) 女子醒来!
周小姐 (白) 你是何人? 竟敢闯进我的绣房!
班却 (白) 俺乃绿林的英雄, 特来与你借些银两。
周小姐 (白) 箱中现有银两, 拿了快快去吧!
班却 (白) 我爱你的美貌, 要与你成却好事。
周小姐 (白) 你若胡言, 我便喊叫!
班却 (白) 你若喊叫, 我便杀你!
周小姐 (白) 快快救人! 丫鬟快来!
班却 (白) 看刀!
(班却杀周小姐, 周小姐下。)
班却 (白) 我今将她杀死, 将这僧帽留下, 就此去也!
(班却下。丫鬟上。)
丫鬟 (白) 小姐不知被何人杀死。
有请员外、安人!
(周员外、周安人同上。)
周员外、
周安人 (同白) 何事?
丫鬟 (白) 小姐不知被何人杀死!
周员外、
周夫人 (同白) 不好了!
(同西皮摇板) 一见我儿命丧了,
不由叫人泪双抛。
周员外 (白) 现有僧帽一顶, 定是出家人所为。待我到当官报案。哎呀儿吓!
(周员外、周安人、丫鬟同下。)

【第二十六场】

(四青袍、县令同上。)
县令 (念) 身为县令, 牧教黎民。
(周员外上。)
周员外 (白) 启太爷: 今有贼人, 夜入我家, 偷盗银两, 并将小女杀死。留下僧帽一顶, 望太爷公断!
县令 (白) 暂且请回, 待下官与你严查盗贼便了。
退堂!
周员外 (白) 咳, 儿吓!
(周员外下。四青袍、县令同下。)

【第二十七场】

(四文堂、四刽子手、门子、文嘉祥同上。)
文嘉祥 (引子) 身受皇恩, 一路上, 访察民情。
(念) 身为巡按出朝门, 沿途私访众官民。剪除贪官和污吏, 捉拿劣盗与刁绅。
(白) 本院, 文嘉祥。奉旨出朝, 官居四川巡按。一路行来, 倒也官清民顺。前面已是四川。
左右, 打道起马!
(吹风入松牌。四文堂、四刽子手、门子、文嘉祥同转场。县令上, 出接。)
县令 (白) 四川华阳县, 迎接老大人!
文嘉祥 (白) 察院伺候。
(众人同入城, 同下。)

【第二十八场】

(四文堂、四刽子手、门子、文嘉祥、县令同上。)
县令 (白) 华阳县知县, 叩见老大人!
门子 (白) 起, 免, 打恭。
(四文堂、四刽子手同喊。)
文嘉祥 (白) 此地民情如何?
县令 (白) 官是清官, 民是顺民。
文嘉祥 (白) 此处可有什么疑案?

县令 (白) 启禀老夫人：此处周家庄周员外家内，有人偷盗。杀死他的小姐，留下僧帽一顶。至今凶犯未曾拿获。

文嘉祥 (白) 将原状呈上，回衙理事去吧！

县令 (白) 多谢老夫人！

(县令下。)

文嘉祥 (白) 转堂！

(四文堂、四刽子手同下。)

文嘉祥 (白) 想此处出了这等命案，定是僧人所为无疑了。来，传地保上来。

(地保上。)

地保 (白) 叩见大人！

文嘉祥 (白) 我且问你：此处可有什么大庙院么？

地保 (白) 此处最大的庙院，是清虚观、报恩寺两处庙宇最大。

文嘉祥 (白) 此两处庙宇，还是僧？是道？

地保 (白) 清虚观是道士，报恩寺是和尚。

文嘉祥 (白) 退下。

(地保下。)

文嘉祥 (白) 来，改换衣巾。

(文嘉祥脱衣。吹牌子。)

文嘉祥 (白) 家院过来，你老爷出衙私访，不可走漏消息。要小心察院伺候。

门子 (白) 是。

(门子下。)

文嘉祥 (白) 待吾到报恩寺走走！

(西皮摇板) 周家出了人命案，
擅杀幼女罪非凡。
本院今日巧改扮，
寺内私访走一番。

(文嘉祥下。)

【第二十九场】

(普明上。)

普明 (念) 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

(文嘉祥上。)

文嘉祥 (西皮摇板) 只为周家杀人案，
私访凶徒到寺前。
“报恩寺”。待我进去看来。

(白)

(普明迎。)

普明 (白) 原来是一位客人，请到禅堂。

文嘉祥 (白) 师父请。

普明 (白) 客人请坐。

文嘉祥 (白) 请问师父上下？在寺中有多少年了？

普明 (白) 贫僧普明，在报恩寺出家，已四十年了。

文嘉祥 (白) 但不知有多少僧徒？

普明 (白) 游方僧人，时来时往。这庙内只有僧徒五六人。请问客人，尊姓大名？

文嘉祥 (白) 在下姓李名文，贩卖绸缎为生。看这庙宇，甚是宽大。在下要游玩一回。

普明 (白) 如此请到后面。恕不相陪。

文嘉祥 (白) 请便。

普明 (白) 客人请便。各处皆可游玩，只有后面小小黑门之内，千万不可进去。

文嘉祥 (白) 却是为何？

普明 (白) 这……不是吓，只为后面有一疯狗，十分厉害，恐伤害客人。

文嘉祥 (白) 哦，哦，记下了。

(普明下。)

文嘉祥 (白) 真乃好大一座庙院，待我到后面看来。

(兰英上，晒衣，下。)

文嘉祥 (白) 吓！这庙院之内，为何有女子居住？

哦，是了！方才那僧人言道：后面有什么疯狗，不叫我前去。分明是这僧人，暗藏妇女。我想周员外一案，定是此人所为。待我回转衙中，将此僧人拿来究问便了！

(文嘉祥下。)

【第三十场】

(门子上。)

门子 (白) 大人出衙私访，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回来？

(文嘉祥上。)

文嘉祥 (白) 家院，唤二差官走上！

门子 (白) 二差官走上！

(二差官同上。)

二差官 (同白) 叩见大人！

文嘉祥 (白) 命你二人，带领二十名差役，去到报恩寺，将老和尚并后院的女子一齐拿来。不可有误！

二差官 (同白) 遵命。

(二差官同下。文嘉祥、门子同下。)

【第三十一场】

(二差官、四大铠同上。)

差官甲 (白) 待我等进去！

(普明上。)

普明 (白) 你们是哪里来的？

差官甲 (白) 来，锁了！

(二差官、四大铠、普明同转场。兰英上。)

差官甲 (白) 将她带了！

兰英 (白) 哎呀爹爹呀！

普明 (白) 这是从哪里说起！

(二差官、四大铠拉普明、兰英同下。)

【第三十二场】

(四龙套、四刽子手、二禁卒、文嘉祥同上。)

文嘉祥 (念) 为国秉衷心，昼夜不安宁。

(二差官同上。)

二差官 (同白) 僧人等拿到。

文嘉祥 (白) 押上来！

(四大铠推普明、兰英同上。)

普明 (白) 叩见大人！

文嘉祥 (白) 胆大僧人，竟敢私藏妇女。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普明 (白) 启大人：小僧自出家以来，并未做过犯法之事。望大人开恩！

文嘉祥 (白) 我且问你：这后院女子，她是哪里来的？

普明 (白) 这女子，乃是小僧之女。

文嘉祥 (白) 你出家之人，哪里来的女子？

普明 (白) 实实是小僧的女儿吓！

文嘉祥 (白) 暂将此僧，收入监内。

(四大铠推普明同下。)

文嘉祥 (白) 那一女子，你是谁家之女，从实讲来。本院定将你送回。

兰英 (白) 启禀大人：小女子是那和尚之亲女，他是我的爹爹。

文嘉祥 (白) 想他乃是出家之人，焉能有了女儿？你要从实招来！

兰英 (白) 那和尚他实实是我的爹爹！

文嘉祥 (白) 不动大刑，谅你不招。

来，看大刑伺候！

兰英 (白) 哎呀爹爹呀！

文嘉祥 (白) 此事甚为稀奇。

来，将女子收监！

(禁婆上。)

禁婆 (白) 走吧。随我去吧！

兰英 (白) 我爹爹哪里去了？

禁婆 (白) 你爹爹在男人的狱中，你是女子，不能同他在一处。

兰英 (白) 爹爹呀！

(兰英哭下，禁婆下。)

文嘉祥 (白) 看这女子，甚是端正，并非淫荡之辈。待本院再慢慢访来。
掩门!

(众人同下。)

【第三十三场】

(李夫人上。)

李夫人 (引子) 闷坐衙中，想女儿，好不伤情。
(白) 我，马氏，老爷李定邦。只因那年牛毛造反，打破潼关，是我身怀有孕，在中途产生。被贼兵追赶，一时无奈，弃在荒郊。至今算来，已有十六年了，终日思念，甚是伤心。这且不言。只因我们老爷调任在四川，自到任以来，诸事不便，也无人伺候我。我想买一个丫头使唤使唤。

(院子上。)

李夫人 (白) 我说院子。
院子 (白) 有。
李夫人 (白) 你到街上看看，要有小丫头，替我买上一个，也好伺候我。你快快看看去。
院子 (白) 遵命。

(李夫人下。)

院子 (白) 待我到街前走走。

(连氏上。)

连氏 (二黄原板) 一生贫苦无衣食，
身上寒冷腹内饥。
无奈何只得把身卖，
且做仆妇把身栖。
院子 (白) 那一老妈妈，你手执草标，还是人卖草、还是草卖人呢？
连氏 (白) 人卖草能值几何？自然是草卖人。
院子 (白) 但不知你要卖多少？
连氏 (白) 吓院公，你看老身偌大的年纪，还能卖银多少？无非是有一吃饭的所在也就是了。
院子 (白) 如此说来，与你五两银子，你可愿意呀？
连氏 (白) 五两银子倒也不少。但是一件。
院子 (白) 哪一件？
连氏 (白) 须要管饭呐！
院子 (白) 那是自然要管饭的呀。来，随我来。

(院子、连氏同转场。)

院子 (白) 有请夫人!

(李夫人上。)

李夫人 (白) 什么事？
院子 (白) 小人去到街头，无有卖女孩的。小人买了一个老婆子来了。
李夫人 (白) 老婆子也可以。你叫她来见见我。
院子 (白) 是。
老妈妈来！上面乃是夫人，向前见过。
连氏 (白) 哦，是是是。
老身与夫人叩头。
李夫人 (白) 罢了，你会做什么事情？
连氏 (白) 老身乃是贫穷人家的人，不过是做些粗糙针线，洗洗衣服而已。
李夫人 (白) 看这个人，倒还老老实实的，只是衣裳褴褛。
院子，你带她到后面，叫她洗洗澡，换两件干净衣裳。我看她实在是肮脏得很。
院子 (白) 遵命。

(院子带连氏同下。下书人上。)

下书人 (白) 门上有人么？

(院子上。)

院子 (白) 什么人？
下书人 (白) 这有帖子一份，文太太请你们太太过府饮宴。
院子 (白) 候着。
启夫人：文太太有请帖到来，请夫人过府饮宴。
李夫人 (白) 你说我随后就到。

院子 (白) 我家太太就到。
 (下书人下。连氏换衣上。)
 连氏 (白) 叩见夫人!
 李夫人 (白) 这一换衣裳,倒像一个人样儿啦。我说今天有人请我吃饭,我带你随我去。到了人家那里,千万不可多说话。要规规矩矩的,免得叫人家笑话。
 连氏 (白) 晓得了。
 李夫人 (白) 院子,唤轿子伺候。
 院子 (白) 轿夫走上。
 (李夫人上轿,李夫人下,连氏随下。)

【第三十四场】

(文夫人上。)
 文夫人 (念) 每欲清谈逢客至,偶思小饮报花开。
 下书人 (内白) 李夫人到!
 (丫鬟上。)
 丫鬟 (白) 李太太到!
 文夫人 (白) 有请!
 (李夫人随连氏同上。)
 文夫人 (白) 李太太!
 李夫人 (白) 文太太!
 文夫人 (白) 李太太请坐。
 李夫人 (白) 今日文太太又要费心。
 文夫人 (白) 我们也靡有什么好吃的,不过是家常便饭,请李太太来谈谈心。
 丫鬟,酒筵摆下。
 (文夫人送酒入座。)
 文夫人 (白) 请!
 李夫人 (白) 请!我说你们老爷,来到这任上。案件不少吧?
 文夫人 (白) 可不是嘛。一天忙到晚。
 李夫人 (白) 可有什么稀奇的案子靡有?
 文夫人 (白) 稀奇案子,倒有一起。一个老和尚,他会有女儿,你说怪不怪?
 李夫人 (白) 这可是怪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打官司呐?
 文夫人 (白) 也是说起来话儿长:只因此地有一周家庄被盗,失去多少银钱,又把他的女儿杀啦。临走留下了一顶和尚帽子。我们老爷看这件案子,必定是僧人做贼,故此私访到报恩寺。谁知道这报恩寺的老和尚,他有家眷!
 李夫人 (白) 和尚有家眷,一定不是好和尚了。
 文夫人 (白) 我们老爷就把他们一齐拿来啦。到了堂上一问,那个女孩子,她说和尚是她的父亲。你说怪不怪?
 李夫人 (白) 那么这案子,怎么定呐?
 文夫人 (白) 这案子一点口供也没有,看那老和尚,也倒是个安分之人,那个女孩子,也不像不正经的人,所以案子尚在未定。
 李夫人 (白) 这个女孩,可以叫出来,咱们看看,好不好?
 文夫人 (白) 这倒容易。
 丫鬟,告诉外头说,叫伴婆把那个女孩子带在上房来。我要审问审问她。
 丫鬟 (白) 遵命。
 (丫鬟下。)
 李夫人 (白) 文太太,你说这个女孩子不像不安分的人。她长得怎么模样,好看不好看?
 文夫人 (白) 这个孩子,长得好得很,我到很爱她。
 (丫鬟、伴婆引兰英同上。)
 兰英 (白) 叩见二位太太。
 李夫人 (白) 这个孩子,长得可是真不错。我说把她的刑具,给她去了吧。
 文夫人 (白) 使得。
 伴婆,将她的刑具去了。
 伴婆 (白) 遵命。
 (伴婆去刑具。)
 文夫人 (白) 你先外头去罢。
 伴婆 (白) 是。
 (伴婆下。)
 李夫人 (白) 我说文太太,咱们同这个女孩子说话,可以赏她一个坐儿好不好?
 文夫人 (白) 可以使得。

丫鬟，看坐。
 兰英（白）二位太太在此，哪有小女子的座位？
 李夫人（白）教你坐你就坐下，好说话儿。
 兰英（白）多谢二位太太！
 李夫人（白）我且问你：那老和尚，是你的什么人？
 兰英（白）是我的爹爹。
 李夫人（白）他乃出家之人，怎么会有女儿呐？
 兰英（白）他是我的爹爹吓！
 李夫人（白）既是你的爹爹，你可曾许配人家没有？
 兰英（白）许配了。
 李夫人（白）许配谁家？今年多大啦？
 兰英（白）许配此人姓连。
 （连氏拭泪。）
 兰英（白）名叫连殿元。
 连氏（白）儿吓！
 李夫人（白）你这老东西，我们在这里说话，你在那里做什么？还不退下去！
 连氏（白）哦，是是是！
 李夫人（白）许配连殿元，他今年多大年纪啦？
 兰英（白）一十八岁了。
 连氏（哭）儿吓！
 李夫人（白）你这个老东西，哭哭啼啼的是为什么？真真该打！
 连氏（白）哎呀，夫人呐。这女子所说之人，与我的儿子同名，又与我儿同庚，因此落泪伤心呐！
 文夫人（白）你的儿子，往哪里去了？
 连氏（白）也是那年，老奴带他投亲。不料中途路上，被一阵大风，将他刮了去了。
 李夫人（白）你这女子，名叫什么？
 兰英（白）我名叫兰英。
 李夫人（白）今年多大了？
 兰英（白）一十六岁了。
 （李夫人掩面哭。）
 文夫人（白）李太太，你为何落泪？
 李夫人（白）文太太你有所不知：只因那年，牛毛造反，我夫妻逃出潼关，在中途路上，我生下一女，因贼兵追赶，将女儿弃在荒郊。今年算来，也是一十六岁。叫我想起来，好不伤心！
 文夫人（白）既是弃落荒郊，还怕被人救去，也未可知。
 李夫人（白）就是有人救了去，我也是今生见不着她了。
 （哭）哎呀，我的儿吓！
 连氏（哭）哎呀，我的儿吓！
 李夫人（白）我在这儿哭，你这个老乞丐也在这里叫唤什么？快快退下去！
 连氏（白）是。
 李夫人（白）我当年生我女儿之时，倒有个记号。
 文夫人（白）但不知有什么记号？
 李夫人（白）我的女儿，左手是一个六指。
 兰英（白）哎呀夫人呐！小女子左手也是六指！
 李夫人（白）我倒不信。
 兰英（白）夫人请看！
 李夫人（白）哎呀，我的亲儿吓！
 文夫人（白）如此看来，一定是当年老和尚将你女儿拾来，抚养成人无疑了。
 李夫人（白）此事要求文太太，与你们老爷说明才好！
 文夫人（白）那是自然。如此说来，这老妈妈，就是李太太的亲家了。
 兰英（白）婆母在上，待孩儿拜见！
 （兰英行礼。）
 李夫人（白）这不必说啦。这就是我们亲家太太到了。请上，彼此一拜！
 （吹打。李夫人、连氏同拜。）
 文嘉祥（内白）大人回衙！
 李夫人（白）你们老爷回来了。就请你将此事说明便了。
 文夫人（白）你放心吧，全在我身上。暂且请到后房。
 （李夫人、连氏、兰英同下。文嘉祥上。）
 文嘉祥（白）夫人！

文夫人 (白) 老爷请坐。今天你不在家，我倒替你审明了一起案子。

文嘉祥 (白) 此话从何说起？

文夫人 (白) 只因你不在家，我请了李总镇的太太前来饮宴，就说起和尚有女儿的事来。是我将那女子从监里提出来一问，谁想这女孩子，就是李太太的女儿，她说十六年前，牛毛造反，她生下此女，弃在了中途。想必就被那老和尚拾了去啦。方才一盘问，这女子就是一十六岁了，因此她母女可就认下了。

文嘉祥 (白) 想天下同庚的女子多得很，未必就是此女。

文夫人 (白) 是你不知道，这其中有个记号，万不会错的。

文嘉祥 (白) 怎见得不错？

文夫人 (白) 那李太太说她女儿左手，是个六指。这个孩子也是六指。如何会错？

文嘉祥 (白) 原来如此！

文夫人 (白) 不但她母女相会，连那女子许配的丈夫他的娘，也在我们这儿呐！

文嘉祥 (白) 这又是什么原故？

文夫人 (白) 那女子许配的人他娘，曾卖身与李太太为仆，此人姓连，说来竟是不错。

文嘉祥 (白) 但不知他的儿子，名叫什么？

文夫人 (白) 他的儿子，叫做什么连殿元。

文嘉祥 (白) 哎呀，今科状元就是连殿元，乃是四川之人。如此，这倒真真的凑巧了！

文夫人 (白) 怎么这连殿元，点了状元啦？

文嘉祥 (白) 正是。

文夫人 (白) 这可是真巧极了！

(门子上。)

门子 (白) 启老爷：新科状元来拜。

文嘉祥 (白) 他倒来了。

有请！

(文夫人下。四青袍、连殿元同上。)

连殿元 (白) 大人！

文嘉祥 (白) 新贵人请坐。

连殿元 (白) 请问大人：报恩寺有一老僧，不知身犯何罪，因在监中？

文嘉祥 (白) 此事也是下官一时误会：因周家庄杀死幼女，留下僧帽一顶，因此将老僧拿下收监。适才贱内，曾将老僧之女提出监来，原来就是新贵人的令正。

连殿元 (白) 原来如此。想那周员外之盗案，晚生已将凶犯拿到。

文嘉祥 (白) 此事你怎生晓得？

连殿元 (白) 晚生求取功名之时，夜宿旅店，乃是黑店。此人名唤班却，杀人放火，夤夜采花，时常假扮僧人模样。周家之事，定是此贼无疑了！

文嘉祥 (白) 你既误入黑店，为何不曾被他谋害？

连殿元 (白) 那时他要杀晚生，幸蒙他叔父，名叫班能，此人甚是忠厚。若非他将我放走，焉有今日。

文嘉祥 (白) 如此，待吾将这贼速速擒来。

连殿元 (白) 晚生路过他店房，已命人将他叔侄二人带来了。

文嘉祥 (白) 来，将班却带上来！

门子 (白) 将班却带上来！

(四龙套、四刽子手押班却同上，班却跪。)

文嘉祥 (白) 胆大班却，杀死周家小姐，可是你所为？

班却 (白) 小人一概不知！

文嘉祥 (白) 来，掌嘴！

(四刽子手同打嘴。)

文嘉祥 (白) 有招无招？

班却 (白) 有招！是俺那夜去到周家偷盗，见那小姐美貌，强奸不从，故将她一刀杀死。临行之时，留下僧帽一顶。

文嘉祥 (白) 这就不错了。

来，将他收监。明日五鼓，凌迟处死！

(四龙套、四刽子手押班却同下。)

连殿元 (白) 将班能带上来！

(四龙套押班能同上。)

班能 (白) 叩见二位大人！

连殿元 (白) 多蒙你当日搭救之恩，赏你纹银二百两，谋生去吧！

班能 (白) 多谢状元老爷！

(班能下。)

连殿元 (白) 既然我岳母在此，可容我一见？

文嘉祥（白）不但你岳母母女在此，就是你令堂、太夫人，也在敝衙。待吾请出，大家一见。

（李夫人、文夫人、连氏同上。连殿元拜。）

文嘉祥（白）快将老和尚请来相见！

（普明上。连殿元跪。）

连殿元、

普明（同哭相思牌）只道父子不相见，
哪知今日又重逢。

连氏、

李夫人（同白）我等骨肉团圆，皆是老方丈之力。请上，受我等大家一拜！

（连氏、李夫人同拜。普明大笑。）

普明（白）正是：

（念）头上朗朗有青天，善恶分明难隐瞒。一片慈悲得儿女，

文嘉祥（念）佛门之内点魁元。

普明（白）好一个“佛门之内点魁元”！

文嘉祥（白）后堂备宴，大家痛饮！

（众人同下。）

（完）